

潦倒的作家

辛克萊著
席滌塵譯

上海前夜書店

第一幕

佈景：一張透明的網台幕從台右張掛向到台左，離台燈大約後六尺光景。全個開演中，在這幕前所表演的是當作真劇；在幕後所表演的是當作假劇。在幕的二旁，左面和右面，是畫了一張一間公寓頂屋的圖畫。那幕變為稀薄，實際中央並無遮隔，所以觀眾清楚地看見假劇中的主要的動作。在真劇的右面，是一扇開向一張避火梯的窗，在窗前是孩子睡的小牀。在真劇的左面是一扇窗，一扇進出的門，一張扁平的桌子和兩張椅子。這個真

劇的佈景全個四幕並不更換。

假劇的佈景逐場更換。第一幕的佈景是在一個古老有錢在紐約的家的會客室裏，打右而中央和左面進出。前面和後面的景場全裝點了許多小電燈，那不時可以息去幾盞，這樣一場或別場的景場慢慢地消隱。當真劇是全台燈光，那假劇是漆黑隱滅。當那幕前的景場是完全漆黑了，那我們看見假劇二邊微微地現露。倘有什麼猝然的打擾，那夢就驟然消失了，那頂屋的現實環繞我們。表演是需要三個人從真劇到假劇又從假劇到真劇的許多次急速的更換。對話和情節，在這地方是先預備着許多更換，

幕起。真劇，顯現佩蓋在放畢爾到牀上去；她是年輕秀麗，他是一個健活可是脆弱的孩子。

畢爾 喂，佩蓋！

佩蓋 吓，畢爾？

畢爾 你能猜嗎？

佩蓋 要猜幾次？

畢爾 三次。

佩蓋 好。我猜我的寶貝不要到牀上去睡！

畢爾 呀！給你猜中了！

佩蓋 啊，媽媽是最爲猜的！

畢爾 很說實話，那還是白天。

佩蓋 我知道——但那是因爲這是夏天的時候。你可記得那首小歌嗎？（唱）

在冬天我在晚上起來；

湊着黃黃燭光把我穿好來；

在夏天，那完全不對，

我得在白天去睡！

畢爾 喂，佩蓋——維爾要在什麼時候進來？

佩蓋 我不知道，親愛的。你的父親是在工作。

畢爾 他不要來吃飯嗎？

佩蓋 我不知道——他不曾對我說。

畢爾 他在寫嗎？

佩蓋 是的——或者在想些什麼來寫。

畢爾 喂！他是極會寫嗎？

佩蓋 自然！

畢爾 你以為那寫的是好材料嗎？

佩蓋 當真我這樣想畢爾！

畢爾 你沒有常他這麼說。

佩蓋 我沒有嗎？。

畢爾 沒有——平常你總挫了他勇氣。

佩蓋 （笑）呀，媽媽是不得不一直叫他去試呢，你知道。

畢爾 喂，佩蓋，你以為我大起來也會是個作家嗎？

佩蓋 那不能說，親愛的——那得看起。

畢爾 或許我得找些什麼有工錢賺的生意嗎？噯？

佩蓋 你在那裏拾來那個念頭？

畢爾 你不是一直對他那樣說而不說的嗎？

佩蓋 我嗎？好，我就承認！現在，好吧，畢爾先生——那是過了睡的時候了。

畢爾 我不能直等到維爾來嗎？

佩蓋 不能，親愛的。

畢爾 好，你肯教他叫醒我嗎？

佩蓋 不，親愛的。我要教他‘不’來叫醒你。

畢爾 但是佩蓋，在我睡熟的時候你肯要他來親親我嗎？

佩蓋 是的，我會要他來親親你。現在，好吧。
給你的媽媽親一個大而胖的嘴！現在來睡吧！

畢爾 喂，佩蓋！

佩蓋 什麼？

畢爾 住在隔壁那人家今天晚上可會唱留聲
機器嗎？

佩蓋 不，親愛的。現在來睡吧。

畢爾 而後那家人家可又會唱什麼慘悽的歌
嗎？

佩蓋 現在給你媽媽來睡吧。不要再說什麼
了。

畢爾 喂，佩蓋！

佩蓋 噯？

畢爾 我不說了。明天會。

佩蓋 明天會！

（她一面自己低吟着走向右面去；坐向桌前，預備做工。）

維爾 （輕輕地從左面進來；一個年輕的詩人，纖弱敏感。他細視着佩蓋，于是闔上了門，用腳尖走上她去，伏在她的背上）噯？

佩蓋 （驚跳）啊，維爾，你真嚇壞了我！你一向時究在那裏？

維爾 啊，那是說來話長。

佩蓋 你吃過了晚飯嗎？

維爾 沒，我不想吃。

佩蓋 什麼回車？一個新觀念？

維爾 我會對你說，佩蓋。等一下。

佩蓋 （當他從袋裏拿出郵件來）什麼郵件嗎？

維爾 是的——全是退回的稿子。祇是些退

回的稿子！（把一捲退稿摔在桌上）我總怎樣希望什麼雜誌會來另一種的退法！（頹喪地坐下）。

佩蓋 你想到房租的錢嗎？

維爾 還沒，佩蓋。（突然地）那實情是，我不曾去試。佩蓋，我着手在寫那個劇本了！

維蓋 （震驚）維爾！

維爾 我對你說我着手在寫了！那就是我一直一下午做的什麼——坐在報館街，一徑在寫着——一直從中飯以來！那是一個完全驚人的觀念。

佩蓋 啊，維爾，我那全知道一但你怎能寫劇本，當我們正定要錢的時候？立刻就要的錢！去付房東太太的錢！去付雜貨商的錢！

維爾 但是佩蓋——

佩蓋 維爾，你，得要做什麼立刻就賣得掉的東西——收稿就有錢！短篇小說！隨筆！

維爾 （粗野地）但你看不出當我一直在做短篇小說，隨筆，我是個奴隸嗎？我賺得只夠一個

禮拜一個禮拜的勉強支度過去。潦倒——潦倒——
——一年又一年！而青春是去了——生命是去了！佩
蓋，我非得要發猛幹一下，幹一陣，從這境遇出
頭！

佩蓋 但是維爾，那是瘋狂！一篇戲劇是最
難賣的東西。一千次裏頭——一萬次裏頭沒有一
次的機會！

維爾 但是佩蓋——

佩蓋 聽我說。你到了公園裏去夢想做劇——
——而我得要留在家裏對付房東太太和雜貨商。我
對你說我不能夠受得住！實對上帝說，我非得要回
到舞台去，去來支撐這個家不可。

維爾 （痛苦）佩蓋！

佩蓋 我知道！但我到了沒法的地步。房東太
太來過這裏——雜貨商對我們罷了市。我們不能
去得一些麵包，一些肉——所有我們的信用都去
了！

維爾 噯！那難堪！

佩蓋 我已支撐了八年，而我們從沒有夢想到那會延長到那樣的久。你說一年——三年——于是爹爹一定會緩和來了，招我們回去或者給我們些錢。但爹爹不緩和下來——爹爹是就要死了，留他的錢給那救養所！我對你說，親愛的，我是得回到舞台去，購些錢來度日子不可。

維爾 （猝然狂喜地）你許可扮我劇本裏的主角。

佩蓋 是的——第一夜的明星！那是不是像個丈夫一個詩人！我實對你說，維爾，那會是我的一個經紀，三行一股，一禮拜三十——

維爾 （坐着對他前面緊視，帶着壓抑的激切）聽着！我已試了——實在的話，我已試了，但我不能從那個戲本離開。你知道怎樣常常我說我要我一個像我們樣的故事——這樣我能夠用我們本地的風光，注進我們的情緒到那裏頭，我們的歡笑，我們的眼淚。而，佩蓋，這就是那故事！我們‘自己的’故事！那有哀感那有頑豔——那會吸引

羣衆——

佩蓋 親愛的維爾，你對於羣衆不知道些什麼？哀感和頑豔！你以為那每天晚上八點鐘蜂湧進百老匯戲園的羣衆是來求哀感和頑豔嗎？他們是要看滿身穿戴了最近巴黎的時裝——或者滿身不掛一絲什麼的女子！他們是要來看穿了夜禮服喝哈包爾酒，燃貴價的雪茄，離了宮殿般華麗的家去聽汽車波波聲的男子。

維爾 但是佩蓋，這個劇本會要二套的場面。我能顯示我以前常住身的世界——我能用爹爹身已的屋當一場的佈景。而我能在四天之內完功！

佩蓋 是的——倘如你徹夜坐了做着！你不知道當你做了一整夜工作，你的胃要一整天停止工作？你不是在聖經上對宣過誓說你永不再在夜裏工作了？

維爾 （把她捉抱在懷裏）佩蓋！我非得要做這個劇本！我已起了頭了。

佩蓋 什麼？

維爾 那你以為我一下午在做些什麼？（從他的後袋裏拉出一大束散紙來）看那個！（拖她到桌子邊）現在坐下在這裏。靜聽——我會把那告訴你。我要來講我自己的故事——一個有錢年輕的人，他和他的父親有了一場爭吵：而到世上來開拓他自己的路。我要把他來叫做傑克，但他實在就是我自己，想像我當我是二十一歲的時候——那時候我是快樂，無憂無慮，專盡開心。

佩蓋 啊，維爾，我不能想像你！我不能教自己來相信說是你曾經是有錢無慮。

維爾 但我是的，佩蓋！而這會把一切的往事帶回給你看。當你讀這個草稿，你會見到我當那時是不知道什麼叫做痛苦——我從不會在我生活裏努過力，我不能想像會是什麼東西。啊，那是怎樣一個奇妙的時候，佩蓋！祇要在這裏面想想會是奇妙。我已描摹我二十歲生日的情景——我有一個宴會在爹爹的大會客室裏！（當維爾說下去，那真劇消隱了，假劇慢慢地出現）那兒是裘孽，我的姊

姊，那兒是我的表兄，博勃。他是一個大學教授，他曾扮了個赫博到世上去，爲要親身去看看人主。你看那全是我的故事——我自己的故事！祇是我的名字會是傑克，你知道！這兒是草稿！念！

假劇全場燈光。那真劇的人物在黑暗裏，祇看得見側影，維爾和一個藏在桌子的裏台面的替代人換了位置，於是偷偷在桌子的平線底下溜走，打左出去，去急急換了傑克的裝進假劇來。)

裘薛 但是博勃——

博勃 呀，裘薛？

裘薛 你待人是這的苛刻呀，博勃！

博勃 並不！那是人生才苛刻，你不知道那點。傑克也不知道！

裘薛 爲什麼你要他知道呢？

博勃 我要他盡他本分去變更——不要去把他的生命浪度過了。

裘薛 他不是進大學了嗎？

博勃 （笑）那才做了不少好事！

裘薛 你可相信進大學嗎？

博勃 不是像傑克所做的的那樣子。那對他全是遊戲，而我要他工作。恰像我先一時想要對他說的一——

裘薛 你總是此他曉說個不休，博勃。

博勃 我要教他些什麼。關於人生的現實的什麼。

傑克 （從左穿了夜禮服進假劇來）天哪！你們倆還在爭辯嗎？

博勃 是的，傑克——還在爭辯！

傑克 你不能留出一夜不辯嗎？我在大學裏不在你的班子裏。

博勃 倘如你是，傑克，你會學到些關於你所生活着的世界的真的什麼。

傑克 啊，留出不要說罷，博勃！你給我一陣痛苦。恰因為你曾經有一次穿上了赫博的衣服而出世去，拿了教化棒到處飄蕩了一年，你就以為你

有一種義務來隨處對着你所認得的每一個人嘮叨個不休。

博勃 呀傑克，有些東西，我所看見了的在我心上留下了個印象而我不能忘記牠們。當我聽見我的油腔滑嘴的年輕表弟，他坐着從他父親的進款的庇護下觀察人生——當我聽得他下着極端愚笨的論斷——

傑克 （發怒地）什麼，舉個例來？

博勃 你就在今天下了的那一個——說是倘爲一個人失敗了，那一定是他自己的過錯。

傑克 我說一個人，他是能做些什麼的，那在人生裏終有一個位置給他的。

博勃 我說照來情在月下的狀態，大多數人不得不要失敗。

傑克 他們會成功祇要他有膽量去嘗試。有着許多的生意閑空着在。

博勃 啊，傑克，怎樣的胡說！

傑克 我咀咒，我倒要來顯給你看看！

博勃 我們倒歡喜做一切的勇敢的事——祇要那是不是困難的。

傑克 那我應怎樣來證明牠？

博勃 你萬不能證明，傑克——那是真的。

傑克 假使我要來‘試試’證明那呢？那我應該怎樣？

博勃 你是在耗費我的時候，孩子。

傑克 （對裘薛）你看！他竟不回答我！

裘薛 回答他，博勃。

博勃 你恰要證明什麼，傑克？

傑克 證明一個人能夠得到一個生意倘如他認真要的話。

博勃 好，就假使你去弄得了個生意！

裘薛 那還不容易！傑克有一打的生意等候着他當他在大學畢了業。

博勃 我意思不是說教他靠了他父親的名義去找。來——我來提議給你一個試驗。樓上在我的箱子裏是一套舊衣服那是當我扮了個赫博到世上

去生活着的時候穿的。穿上了牠。穿上那破爛的外衣，戴了那破舊的帽子。我剛正要來說傾空了你的袋子——但無須那麼做——在那口袋裏一些也沒什麼。今晚從這裏出去，而約定了說——要六個月你不要對一個人說你是誰，你要不和你一個的朋友通信，也不用他們的任何勢力。要六個月你要自己去設法而自己去賺來吃。于是你能回來，我們來看看你在世界上爬得多少高。我們還要看看是否你已變更了些你的觀念沒有！（一停頓。）

傑克（用一種低聲說）——那會使你滿意嗎，那會？

博勃 是的，那會使我滿意。

傑克 好，我賭咒——我爲贏了你！（動身走）今晚！

裘薛（震驚） 傑克！你神志錯亂了？

傑克 我沒有。我認真這樣說。我討厭了他對我的刺刺不休！

裘薛（衝向他去）我不答應！